

# 上 篇

## 价值体系概论

价值观念是构成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在追求和实现生命价值过程中，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方式所形成和制约的、主导自身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准则。人类历史不断发展，人类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发展，内涵愈加丰富，体系愈加完善。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同一，区别历史的，却是差异。人们承续历史时 强调同一；人们改变历史时 致力于差异。当然 差异并不意味着进步与发展。

历史的发展主要反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历史是斑斓的、多变的、感人的，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它并不直截了当地对意识作正面的反应。意识与观念的位置和根据，只能到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去寻求。

价值体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下由价值观念所构建的体系。它作为对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内在反映的精神力量，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主导和制约着人们追求和实现生命价值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在无阶级社会里，它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生活中价值观念自觉的历史集合；在阶级社会里，它是为法律所认定的、主要体现为在社会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的基本价值准则。当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突变时，必然伴随着价值体系的突变。然而，在历史现象中更多的是滞留与渐变，在渐变中塑造和

丰满自身。历史的快感不能接踵而至，否则便成了悸动与抽搐。导致突变的潜能，其积聚是长期的、抑郁的、沉重的。在历史的突变之前，是无数个发展的环节、渐变的环节。历史的因果存在于这些环节的联带中。当然，历史表象也有一些不可寻的盲点，在那里历史之河从容地流淌着，而思维却找不到自己的悟性。

## 第 一 章

# 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是 人类社会演进的精神冲力

人的生命，这是地球上最神奇、最丰富的生态。地球这个天体在宇宙空间的亿万年运动中，各种自然地理因素互相作用、交合、裂变，最终产生了生命的原体——具有新陈代谢机能的高分子核酸蛋白体。在漫长的世纪和无穷的运动中，生命原体不断地利用他物进行自身的延续和演化，在适应自然中利用自然，强化自身的能力，使自身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在进化中，由低级神经构成到复杂的精神现象的产生，是生命体达到高级生物形态的标志。人的生命之所以是地球上最神奇、最丰富的生态，离不开精神的产生。它给生命体和自然界都赋予新的意义，赋予目的性。这样，生命体与自然界的联系被改变了，之前是生命体被动地适应自然，现在生命体主动地改变自然。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中，人类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使人类不断认识改造自身，不断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精神冲力。

### 第一节 生物进化与生命价值的追求

#### (一)

当我们追索生命的奥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两极：最大的宇宙和最小的细胞。没有细胞便没有生命，没有宇宙便没有生命。恰

恰在这两极上，人类的认识力可以说是处于某程度上的盲点。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的前言中曾自信地说：“给我物质 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可是，在那本书的结束语中，他却把人类的科学认识力寄托在“不朽的精神”上：“在万籁无声和感官安静的时候，不朽精神的潜在认识能力就会以一种神秘的语言，向我们暗示一些尚未展开的概念。这些概念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样最大的一极宇宙对我们显示的只是一种“神秘的语言”；而对于另一极细胞来说，在那个极小的空间里，人们的认识力如同在宇宙无限的广漠中一样，对它同样不能穷尽。所以塞利斯伯利提出在原始海洋中出现的原生命体的概率是 $\frac{1}{10^{301}}$ 到 $\frac{1}{10^{255}}$ ；另一个生物学家渡边说，或者生命就不是在地球上产生的，而是象埃来尼乌斯所说的那样，大概是从天外飞来的一个细胞。这就把极小一端的未知又推给了极大一端的未知中去了。现代科学对生命认识虽然有了巨大进展，可这个巨大，不过是人类走向无限真理的有限一步。

生命的存在必须具备这样三个要素：物质（生命体及产生生命体的客观物质世界）、运动（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及生命体的新陈代谢）、时间（客观物质世界及生命体演化的历史过程）。通过这三个要素去认识生命的存在，就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逻辑程序。

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恩格斯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8页）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46页）恩格斯对生命是什么作了科学的论断，指出要认识生命，就要重在认识生命的载体和生命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

过程。

现代生物学认为，生命的载体是高分子核酸蛋白体，从分子结构来说，它们是稳定的含碳链状骨架和活动的原子团。蛋白体又由肽键、氢键、盐键、脂键、二硫键等结合的氨基酸组成。这是一个结构异常复杂的生物体，根据非洲南部前寒武纪地层中球形细菌化石推断，它的产生大约在32亿年前，是在20亿年的漫长时间内起源的。它的最早形态是简单的有机碳化物，再发展成复杂的高分子核酸蛋白体的有机物。在这之前，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外界生物化学作用的结果。当这种复杂的有机物在漫长的时间内一旦裂变转化成具有新陈代谢机能的蛋白体，就实现了质的转变和飞跃。生命的特征就形成了。蛋白体裂变转化为主要通过内在的机能来发展自己的生命体。现代生物学对生命起源的研究表明，在客观物质世界的作用下，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一直在进行着向生命载体转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化一旦完成，生命的特征一旦形成，生命体与自然界的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通过内在的机能在“适者生存”的规律下进化发展自身，同时改变着自然界的生物形态。生命的起源表明，对生命的追求和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生物进化的一种高级选择，它使自然界得到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死”的无机物“活”了。

当然，现代生物学还不能对生命的起源作出完全合乎科学的回答，生命体的结构远比我们现在知道的复杂得多，生命的起源也远比我们所了解的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或许现代生物学的许多研究是浅薄稚嫩的，或许有些结论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现代生物学关于生命起源进程的逻辑判断和总体描述是正确的。生命是生命体的存在方式，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它是物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产物，是物质亿万年运动裂变的结果。它的形成是漫长的，它的演变进化同样是漫长的。自然界最终肯定了生命

的价值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大自然又同时在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中得到了进化。这就是生命的起源给我们的启示。

## (二)

对生命存在方式的追求和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生物进化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前提。从元古代震旦纪单细胞生物到新生代第三纪哺乳动物这10亿年中，生物的进化历经无数劫难，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演化，不断增强对生命自我肯定的能力。生命体在对生命的追求和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中，同时进行对死亡的肯定。正是由于这点，整个世界才充分显示作为生命的质的特征。生命不是永恒的，永恒的生命无异于永恒的死亡。生是相对死而言的，没有死，就无所谓生。生命既然有开始，必然有终结。从进化的观点来看，正由于死，生命体才能进行自我更新和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即意味着生；另一方面，生命体只有在否定了自身的前提下，这种生命体的类才能进化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即意味着死。这就是奇妙的、充斥于整个自然界的辩证法则。正如恩格斯所言：“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9页）如果没有这个辩证法则，整个自然界（也包括之后的人类社会）将是不可想象的。

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各种生物都自然地以如此高速率增加着，以致它们如果不被毁灭，地球很快就被一对生物的后代挤满了。”（《物种起源》）他举了一个例子对于生殖缓慢的象来说只要在740—750年以后，一对象的后代就近1900万只了。这种描绘是

可怕的。正因为如此，死亡才显示出它的作用。

生命与死亡既是对立，又是和谐。植物的死亡为了动物的生，而动物的死，又利于植物的生。生命体对死亡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生命价值的否定。没有死亡，自然界就会退化，生命体会失去作为生命的形式；没有死亡，便没有生物的进化和自然界的发展。死亡是生命体获得生命价值的代价。自然界肯定死亡，是对生命追求和生命价值的肯定。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否定生命价值即违背大自然的根本法则，这只能导致退化与虚无。

### (三)

人类的产生是生物进化上的一次根本飞跃。这是生命体通过以千万年为时间单位的生物进化才完成的。达尔文认为这个过渡的中间环节是古猿、类人猿和猿人。当我们面对一、二千万年前的欧洲槲猿、非洲南猿和亚洲的巨猿、拉玛猿的化石时，会倍感进化的滞重。生命体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达到人类祖先古猿阶段。古猿从地质第三纪末期的 1500 万年进化到地质第四纪初的 190 万年，在这一千多万年的地质世纪的生存斗争中，逐渐进化为早期的人类。进化的过程也是退化的过程，许多猿的特征退化了，人的特征产生了。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产生了语言和意识。人类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存在于这亿万年、千万年的时间中，存在于由单细胞生物到高级哺乳动物这无限生物链中，存在于这生物链上无数生物的生存斗争和生物进化中。因此，地球上最可珍贵的价值，莫过于人类的生命。

精神的产生使人类进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赋予生物自身和自然界以新的意义，使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摆脱了消极被动状态，具有了目的性。人类在精神世界中认识自然和自身，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自身，加速了生物的进化过程。人类从新人阶段到

现在只有十万年时间，彻底摆脱猿类特征只不过一万多年，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期仅四千年，可人类的进化却以几何级的倍率增长。精神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的价值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使生物进化和生存斗争进入自觉理性阶段。

生物进化和生存斗争的理性阶段表现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有了相对正确的理解，能采取较为明智的行为方式。在进化过程中，人类能主动地利用遗传和变异规律；在生存斗争中，人类逐渐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同类和异类的残杀逐渐趋于节制，人类更多地注意到和谐、共存与互利的重要，生命的价值受到重视。

生命的价值何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半坡人在六、七千年前的思考内容和行为方式与我们今天自然不尽相同。现代人无法准确地寻觅到祖先昔日的思绪。但半坡 明了半坡  
与兽类的生态隔绝和对生命的保护；那些葬婴土罐的小孔，为了供灵魂出入，表达了半坡人关于灵与肉的观念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陶器上的鱼纹表现了半坡人对食物的崇拜和审美意识的产生。人类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在这些方面，在原始人与现代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有一条基本线索贯穿于其间。

人类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是受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所制约的。人类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及对其主宰能力的不同，对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人类自身认识也不同，因而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理解 and 实践表现了各自的历史和时代风貌。但是，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类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不是截然不同、毫无关联的。这种共通，表现在对生命的存在和延续的斗争中。人类不懈地探索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奥秘，执着地追求对自然和人生相对真理的把握，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最大限度地开拓自身的潜能。这种

追求，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精神冲力。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表现了不同的历史特征，分为自然生理阶段、道德评判阶段和文化审美阶段。

## 第二节 自然生理阶段人类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 (一)

在距今约 30 亿年的太古代，地球上开始出现生命，经过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大约到新生代第四纪初更新世末的 200 万年前，生物脱离了古猿阶段，进入能人时期。生活在非洲坦桑尼亚奥尔杜威峡谷的 KNMER1470 号人和亚洲中国云南元谋一带的能人，已经能够简单思维，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正是这点，使他们成为“万物之灵”。文明的全部要素从这点起始，在灵与肉的奇妙结合中，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进行的艰苦斗争中逐渐形成起来。

人类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同外在自然和人类自身进行着双重的生存斗争。生存斗争是物质运动在生物进化中的特殊表现方式。它是生命的固有特征，存在于生命体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

生物进化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大自然自身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表现为宇宙天体间的作用、地壳变动、气候变异、动植物间的生态斗争……，地球在宇宙天体作用中产生了生命的原生质。大自然产生了它，又企图扼杀它。这个原生质从一开始，就同产生它的自然条件进行着生存斗争，生命体一开始就处于矛盾法则中。生物进化主要体现在地质现象、气候变异和动植物间的生态斗争中。通过化石研究，便可看出每个地质世纪的生物变异，都是一定自然条件和地质现象改变的结果，确切地说是生命体与一定自然条件和地质现象进行生存斗争的结果。当地球处于

6 亿年前古生代海水广布的寒武纪时，水生的无脊椎动物兴盛；当进入 4 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海陆变迁，大陆突起，气候变暖，于是，海洋动物爬上陆地，两栖动物出现，植物由藻类进化为蕨类，为陆地动物提供了食物；当地球进入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地质变化较大，气候变冷，一些巨型的爬行动物在与大自然的生存斗争中失败了，导致整个种类的灭绝，另一些动物则适应了这个变化，不仅生存下来，并且自身得到了进化。大自然就是这样无情地进行淘汰，迫使生物发挥自身的能力，在生存斗争中成为强者，战胜自然，又在生存斗争中克服和超越自身，逐步得到进化。生物进化到人类阶段，这种双重斗争变得更加剧烈和复杂。当人类由智人阶段进入现代人时，生存斗争逐渐由生命体生与死的命题即是否能生存转化为如何生存的问题；由解决人与自然的表层矛盾转移到重在解决人类自身的深层矛盾上；由体力的进化逐渐转移到重在智力的进化上来。这样，生命的价值逐渐被人类自身主动地认识和追寻，一些朴素的基本价值观念，也随之形成。

当人类在自身和古猿之间划了一条永恒的生物断裂线后，生物进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生物学的观点，人们把之后的人类划分为原始人和现代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从历史学的角度把它划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在原始人蒙昧阶段，虽然萌生了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和亲属制度，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原始人类更多地还是呈现出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特征。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自然生理阶段是人类非常值得重视的阶段。现代人的基本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系统的进化。这一时期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基本上呈现着自然生理的特征。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是生物进化的主要矛盾。人类虽然脱离了动物界，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产生了语言和思维，仍苦于自然选择的生存斗争，生与死仍然是原始

人类生存的主题。维持和繁衍生命，是处于自然生理阶段的原始人类对生命价值追求的基本内容。

在自然生理阶段，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经历了漫长艰难的时期。在这一百多万年中，人与自然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斗争。在激烈的对抗中，人类加速了自身的进化，寻求着与自然的统一。生与死的剧烈对抗程度与人类自身的进化速度是成正比的。在这一时期，人类不仅在生理心理的进化基本上得到完成，而且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基本要素方面，也为之后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维持生命、繁衍生命是自然生理阶段的人类对生命价值追求的主要内容，它是由原始人物质生产工具的低下水平所决定的。构成蒙昧时代原始人主要物质生产资料的是石器。他们运用低下粗劣的工具向大自然作斗争，努力使自己适应自然，艰难地生存着。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一编第三章中所言：“在蒙昧阶段，人们要从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想出最简单的发明，或者要在几乎无可借助的情况下开动脑筋，这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一种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要发现任何可资利用的物质或自然力量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当时人类心智发展之迟缓自属不可避免现象。”简单的思维使人类只能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再生或复杂的形式来利用物质和自然的力量；而简单地运用物质生产工具的方式，又束缚了人类自身智力的进化。生存的困难与克服这些困难所具有的能力不相上下，任何细微的进步往往是无数次偶然现象所引发的，这在漫长的岁月中又是那样微不足道，难以觉察。

在那种艰难的条件下，原始人类以自然生理为特征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成为人类进步的内在冲力。他们努力在适应自然中开拓自身的潜能，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躲避着自然力和动物界对人类

生命的伤害，在生存中求得进化，在进化中改善生存。生与死是构成原始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最主要也是最脆弱的联带。在可怕的自然力的威胁下，人类并非没有可能以整个种族的千万年进化代价作为懈怠的殉葬品，就象白垩纪恐龙类灭绝一样。

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追求使原始人在可能的范围内运用自然力与大自然对抗，扩大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30页）这两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生殖。原始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即建筑在这上面。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生命高于一切，要维持生命，就必须尽最大努力获取更多的食物，最大限度地支配生殖。当然，生殖的程度也取决于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取生活必需的食物。摩尔根批评蒙昧时代留下过多的食与性的遗迹，可是食与性正是构成彼时人类生活的两根支柱，它们支撑着早期原始人类的生存。

在早期的原始人类那里，坚果和根茎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营养来发达大脑和思维；粗糙的石器限制了他们的食物数额，也限制了他们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群婚和血亲婚姻制度也使人种进化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原始人热爱生命，崇拜强力，崇拜自然，为了维持生命，他们必须获食，必须本能地热爱劳动，必须极大地开拓自身的潜能。为了蕃衍生命，他们极力地表现自己的生殖能力，至今遗留下来的一些人类生殖器的石头图腾，表达了原始人类对性的崇拜，反映了原始人类的价值取向。

## （二）

火的运用使人类的进化产生一次飞跃，无论从体质人类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来看都是如此。火促进了人类的体质进化和大脑

的发达，使人类增强了对自然的抗争力和开发力。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范围扩展了，层次深入了。这个结果又增强了人类的信心，促使他们更进一步去开拓潜力，更进一步去理解和追求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火的运用使人类在生物进化和观念进化上都进入一个划时代阶段。它点燃了那个冥冥蒙昧时代人类的思维之光。

任何一种观念形态都是与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无法分开的，价值观念更是如此。在整个蒙昧阶段，作为自然的人，他们在生物进化和观念进化上处于原始阶段，处于生理阶段。价值观念的核心是生与死，求得生存是人类最强烈意识和最大目的。火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自然和猛兽所带来的死亡侵袭。在心理上，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减弱了，心理状态相对稳固了。火使人类扩大了生存范围。他们可以借助热能的保持，迁徙到相对寒冷的地域。人类的生存资源扩大了，生活资料丰富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范围扩展了，层次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就相对深化了。这使人类在生与死的斗争中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火使人类熟食，促进了人类的新陈代谢、消化吸收。不仅使人的体质增强了，也为脑神经组织营养需求量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凯斯等人的“界河说”把脑量是否达到 750 毫升作为人与猿的“界河”虽然失之绝对不能反映人与猿的本质区别但脑量的大小确实与生物进化的发达程度有关。大部分南猿的脑量为 428—590 毫升；东非早期人类的脑量为 650—775 毫升，而北京猿人的脑量已达到 775—1225 毫升。总之，熟食使脑量扩大了，思维得到进化，人类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也增强了。由于食与性的发达，生命的内涵更为丰富，人类对生命内涵的认识愈加扩大加深。生存与死亡是相对的，人的生存可能愈大，生存内涵愈丰富，人的生存价值就愈大。这种价值存在于生命对死亡的战胜上。当看到生命对死

亡的胜利，看到自然可以进一步被利用索取，人类的潜能可以进一步被开发，人类的生存方式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这样，人类对生命存在方式和意义的理解必然会产生飞跃，价值观念在人类的自然生理阶段被发展了。

人类在观念上的进步，是创造性的劳动带来的。火也是工具，人类在形态上不能改变它，但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它。火是到那个时代为止人类最有效的工具，它的运用说明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和对抗产生了巨大突破。也可以说，火的运用是人类第一次伟大的能源革命，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和观念的进步。这是人类劳动的结果，也说明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对观念进步的作用，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杠杆，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观念变革的杠杆。

### （三）

人类在蒙昧时代，由于思维简单，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当然处于极其原始的观念上。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通过考古人类学、民族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可以窥其一斑。如在生命的起源上，原始人类总是把自身与大地连在一起。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基督教圣经中的亚当，在古犹太语中就是泥土、土地的意思；伊斯兰教认为最初的人是神用各种颜色泥土塑造的；古埃及人认为赫奴神用泥土做成最初的人之后，便与山赫脱女神一同将生命注入泥人之中，至今埃及古庙中还有赫脱神在陶器制作台上用泥土塑人的图画；新西兰的毛利部落认为神用红土与血拌和塑造了人……。这些神话和传说反映了人类早期对生命起源的思索，是带有朴素的原始色彩的观念，反映了人与大自然、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考古所发掘的各种石器工具化石，更是生动地表达了人类对劳动的热爱，对生命的追求和对自身能力不断开拓的进取观念。这些内在的因素使人类摆脱了动物界。正如恩格斯所说；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页）人类劳动是使用工具的具有主动性和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不同时期出土的日趋发达的工具化石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物质和文化结晶，是人类观念不断进步的物质形态反映。

处于自然生理阶段初期的原始人类，他们的生存方式表现了较多的自然性，这并不意味着不具有社会性。从人类成为人类的那一天起，身上就同时存在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只不过在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自然属性渐渐消退，社会性趋于增强。社会性的增强既与人类进化互为因果，又是人类进化的体现。人类观念形态的产生和变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改变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原始人类的社会关系，同样是以食与性为核心的，它的根本联带是性与血缘关系。早期的人类组成群婚杂交的家族，再发展成摩尔根所说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普那路亚家庭和对偶家庭。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基本形成，并由低级向高级过渡。人类的性观念、社会观念也不断进化。

人类由群居杂交发展的第一步是同居制度范围逐渐缩小，性的对象逐渐趋于选择和严格，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排斥了群婚和血缘之间的性关系，最终选择了对偶婚制，在性关系上摆脱了动物状态。这种性关系的变化对人类进化的直接结果，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新生一代的颅骨和髓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而对偶婚制的产生，如果说它在性关系进化上具有重要

的意义，还不如说在社会组织结构上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构成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

婚配形式的改变不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主要是人类社会观念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和社会生活中对自然和社会的主动的有目的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巨大进展，他们更多地把视觉从人对自然的关系逐渐转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来。这种改变又使人类更好地调整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自然而然也在这种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的改变中得到长足进展。

人类摆脱血亲之间的性关系，不单是由于认识到生物变异的优劣，也与观念进化不无关系。异辈性关系被排斥，是生理抵制和厌恶，又是人类对年轻和强力的趋附。这种性关系也给原始人类带来更多的性爱与欢娱。年轻和强力战胜了年老和软弱，这就是观念进化的具体表现。这种观念进化的效益，又不断被实践所证明，增强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能力，使人类对自身有了更多的认识，对生命的价值就更为珍重，因而更加有目的地选择生命的存在方式。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然属性不断退化，社会属性不断增长，到阶级社会产生，人类成为成熟的社会的人。人的观念意识、社会组织结构趋于定格。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由自然生理阶段进入道德评判阶段。自然生理阶段由新生代第 4 纪更新世的 200 万年前到全新世的公元前 4000 多年前。在这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的价值观由简单的思维上升为复杂的观念，其对生命存在方式及其价值的追求，构成人类之后各个历史阶段价值选择的基本线索。

#### (四)

处于自然生理阶段的人类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生与

死为主题，以维持和蕃衍生命为主线。他们更多地思考人怎样才能生存？更多地面对自然，观察自然的表层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价值观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随着他们以一定物质生产手段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而推动自然生理阶段人类价值观念变革的主要杠杆，是不断改进的石器。

当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1931年在奥尔杜威峡谷距今大约206万年前更新世的断层中发现粗糙的石头工具，人类早期文化便见诸人世了。粗糙的石器反映了人类思维的简单，可它毕竟是人类始祖的物质文化。打制的痕迹体现了原始的强力和创造力。人类始祖用这样的生产力表达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一切都是原始的、蒙昧的，人类刚从古猿中走出来，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在那个阶段，只能以某种物质形态而不是以某种意识概念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生物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们命名为“能人”。

荷兰军医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对爪哇直立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加拿大解剖学家布莱克在周口店石灰石里对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揭示了人类150—50万年前的生命遗迹。经过一百多万年的进化，人类的脑量已由775毫升增长为1225毫升。北京猿人是被命名为“直立人”的智慧代表。他们制造的石斧、尖状器和刮削器，反映了彼时生产工具水平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火的运用使他们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都产生了飞跃。人们结成原始的社会组织——原始群，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无疑会影响到人类的原始观念。他们珍惜生命，而低下的生产力迫使他们在生命受到饥饿的威胁时，不得不以对同类生命价值的毁灭作为维持生命的代价。死者不被埋葬，食人的遗迹反映了“直立人”对生命的认识，还处于原始蒙昧状态。这既是彼时一种生存方式，又是生存方式对观念决定的结果。在亚洲中国的蓝田、北京，欧洲的希腊皮特